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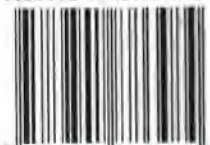


西藏日记

བོད་ཀྱི་སྐོར་ལ་བཞུགས་པའི་ལོ་རྒྱུས་ལོ་རྒྱུས་

- 1. 下一个姑娘分吃一个鸡蛋，怎么吃？品出来的是什么滋味？
- 2. 靠太阳晒热雪水洗头发，你尝试过吗？谁发明的专利？
- 3. 一块布剪成七个九寸布，再一块块地缝起来，做成一条裤子面，为的啥？
- 4. 收麦不用收割机，用木船，你相信吗？
- 5.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哟荷伊哟喂，太阳出来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句唱词的另一涵义，你知道是什么吗？
- 6. 在桑伊北山谷里有位清朝末年的耄耋老人，他说他是四川江津人，他是怎么流落到雪域高原，谁能知道他谜一样的身世？

ISBN 978-7-80188-648-4



9 787801 886484 >

定价：26.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日记/李爱华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6.11

ISBN 978-7-80188-648-4

I.西… II.李…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52 号

-
- 作 者 李爱华
总 策 划 吴江江
责任编辑 张 晶
特约编辑 李 青
封面设计 苑 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 真 (010)64245264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开
印 张 22.1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80188-648-4
定 价 26.00 元
-

本书部分图片由赵泽、鲁国民等提供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1253.7/33

2007

西藏日记

——一个女支青十五年边陲生活纪实

李爱华

现代出版社

序 风雪高原一路歌……杨晓敏 / 4

一、追忆桑伊 / 6

- 西藏在呼唤 / 8
昆仑路三号 / 13
风雪青藏线 / 16
沙滩会议 / 22
走进桑伊 / 28
遥远的桑伊 / 35
一个美丽的传说 / 43
“十一班”花絮 / 50
冬天里的一把火 / 83
雪山落瑶池 / 92
九寸布 / 104
问那山谷的雪 / 115
梦中的滑雪板 / 124
走过雁鸣潭 / 132
离别桑伊 / 138

二、彩云深处似故乡 / 142

- 丹霞如锦 / 144
麦地漂船 / 147
老兵纪事 / 154
伤痕 / 165
走出平凡 / 169
“三心”牌婆姨 / 179





序

西藏日记

一个女支青十五年边陲生活纪实

风雪高原一路歌

杨晓敏

当我读着李爱华同志《西藏日记》的书稿时，被她那浓郁的西藏情结深深地感动了。

我很用心地阅读着一个人的一段经历，体味着一种不平凡的人生。这不仅是一本文学作品集，尽管书稿里很多章节故事性很强，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还有一些章节，状物抒情，文采斐然。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不仅仅是小说，是散文，而是一个从十五岁就进藏，并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五年的“支边青年”的生活纪实。这一部记录着青春岁月的日记，是作者心灵永远无法尘封的珍藏记忆。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二百多名英姿勃发的花季青年，听党的话，跟党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边疆建设，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我在想，他们坐在卡车上，裹着棉大衣，背靠背肩并肩，穿越雪山，走过荒原，开始神秘好奇的西藏之旅时，脑海中该会充满多少斑斓的理想色彩啊！而今四十年过去，当我们重新看待这一段历史时，真的由衷地表示钦佩。他们无愧是西藏建设的拓荒者，他们不仅把文化技术、时代气息带到了荒僻的边疆，而且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雪山草原。

《西藏在呼唤》《风雪青藏线》，描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作者的文笔细腻而流畅，尤其是《走进桑伊》、《遥远的桑伊》两篇文章的描写，对在藏传佛教影响下形成的藏民族文化习俗和建筑，作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介绍，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独特的世界。寺庙、玛尼堆和飘动的经幡，虔诚的佛教徒，在充满深情的描述中，弥漫着谜一般的诱惑。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一群汉族青年被分配到喇嘛庙居住劳动生活的情景，使读者恍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桑伊是“意料之外”的意思，而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就在这座寺庙的陪伴

下,也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意料之外”的故事。写拙朴而火热的劳动场面,写战友间亲密而相互信赖的情谊,写支青们质朴而浪漫的恋爱,写羊卓雍湖的神话,写月夜篝火的浪漫和欢乐。红柳林和格桑花,赛马会和酥油茶,铁皮房子和山涧炊烟,雪线生存和雪野耕耘,在成长的路上,火热的青春和理想,在这里被演绎得如诗如画。

别具特色的“沙滩会议”,大家席地而坐,听农场政委慷慨激昂的青春和理想。他为大家讲述“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讲者滔滔不绝,听者激情昂扬,表现了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斗志和情怀。《雪山落瑶池》《问那山谷的雪》《冬天里的一把火》等,字里行间都表现了人在自然环境中的达观态度,张扬了特定环境里的个性。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一会儿风雪交加,冰雹袭人;一会儿晴空万里,太阳如火。加上高强度劳作和营养不良,人的脸上脱皮,嘴唇干裂,面对终年气候寒冷、严重缺氧的恶劣环境,一群有着纯朴理想的年轻人无怨无悔,在忘我的劳动中激情四溢。热爱祖国,就要热爱她的每一寸土地;热爱西藏,就要热爱她的一草一木。

“习惯了也就适应了。”这是多么自然而平淡的话语啊,然而,却表现出那一代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敢于向自己的命运挑战的境界。“艰苦的生活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恶劣的环境更加深了彼此的信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艰难困苦的面前也变得简单而和谐”。在作者笔下,展现给读者的是那一代青年乐于吃苦、进取向上的精神,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西藏,奉献给了高原。因此他们可以自豪地说:“头上多了一道灿烂的光环,这就是高原之光,是每个支边青年用青春的生命放射出来的绚丽光彩。”

回首往事,人生有此履痕,生命的价值愈显高贵。一本书,能让读它的人怦然心动,我们有理由为作者的壮美青春喝彩!

2006年6月6日于郑州

一、遥忆桑伊

(1966年11月3日-1968年2月2日)



桑伊是个小山村,在藏语中是“意料之外”的意思。这里曾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桑伊寺庙群所在地。在桑伊南边是波涛滚滚的雅鲁藏布江,北边是冈底斯山脉著名的海不日山谷。江与山谷之间有着良田万顷。西藏军区生产部山南农场的部分土地就在这里。谁曾想到,昨日还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转眼成了这块土地的耕耘者。这也是我们人生中“意料之外”的事。1966年11月至1968年2月,我们在这块遥远而神秘的土地上,为它梳妆,为它打扮,流汗,流血,经历了劳动的艰辛,战胜了思想上的困惑,开始认识西藏,懂得了西藏,也将自己融入了西藏。







西藏在呼唤

父亲和母亲共同与我谈话,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他们面色凝重,一脸的担忧,出乎我的意料,令我忐忑不安。父亲右手小拇指缠着白色的纱布,还可以看到凝固在纱布上的点点血痕。他微微抬起那只帮助农民修农机受伤的手,示意我坐在他的身边。从不吸烟的父亲此时左手拿着一支烟,烟头上亮光闪烁,却没见他吸一口。他严肃地坐在家中那把藤椅上,浓重的胶东口音透着我平日里少见的威严。

“你了解西藏吗?你知道西藏在哪里吗?”父亲问我。

1966年的秋天,我已是初中三年级的毕业生,我和同学们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大家把精力都放在了写大字报、刷标语的活动上,没有人再顾及考高中的事了。校园内到处可见来去匆匆提着糨糊桶,夹着标语纸的红卫兵。“打倒三家村”的大幅标语刷满了学校的墙壁,学校的广播站喇叭里传来言词激烈的檄文。校园内充满着火药味,抄家、批斗会一个连着一个,一切正常的秩序全被打乱。

学校停了课,我们被组织起来学习报纸上的各类文章,正在此时,西藏军区生产部派人来郑州招收支边青年了。

他们先到市区的各个中学进行宣传动员,号召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积极报名到西藏参加生产劳动,建设边疆。做报告的西藏军区生产部的同志,身着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的五角星熠熠闪亮,引来台下无数青年学生钦佩的目光。他们热情洋溢地讲解毛泽东主席“屯垦戍边,寓兵于民”的重大意义,讲述了边疆急需青年人去开发建设,西藏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大批的青年干部去工作,边疆落后的面貌需要青年一代去改变,又反复强调到了西藏之后属西藏军区编制,每年都发军装等等。此外,他们还详尽地描绘了西藏的山山水水,遍地渔塘,漫山遍野的果树林,农场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美景。他们极富号召力、感染力的宣传鼓动,使青年学生个个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充盈胸间,着戎装,赴边疆,何等的豪迈,何等的荣光!

校园沸腾了!青年学生的心鼓起了风帆,祖国的边疆在呼唤我们!西藏在

呼唤我们！怀着对军垦生活的向往，以及穿军装、到西藏建设边疆的渴望，同学们纷纷报名，要求到西藏去，到祖国的边疆去！

我出生在山东，自小跟随父母工作调动，南来北往，曾在贵州的一个山沟里生活多年。山沟里山路陡峭，林深草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感到天地太狭小。自小就酷爱读书的我，受书的影响很深，那颗幼小的心，早就向往外边的世界。

上小学时，我内心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走得远远的，到外边去看一看，走一走，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憧憬着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少年的梦想。初中快毕业了，视野开阔了，想背着行囊走天下的念头更是常常在脑海里盘旋。那时候，党号召青年们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宣传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青年人行动



1992年秋和父母在山东淄博——我的出生地合影。



的指南。西藏,对我来讲是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如果到了那里能够实现我儿时的梦想,为什么不走出去呢?这是我赴藏最原始的驱动力。

西藏军区来郑州招收支边青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红领章、红帽徽对那代青年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听毛泽东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毛主席的话在当时就是党的号召。在我们的眼前只有一条路,听毛主席的话“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既然要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远一点,有什么不好!何况还是部队系统,能穿军装,过军旅生活,这些都是我们那代人梦寐以求的追求。于是,理想和梦想交织,革命事业与个人的前途融合,激发我义无反顾地要投身到赴藏支边的洪流中去。没有多加思考,我就报了名。经过严格的政审和全面的体检,我所在的班级只有我一人被批准进藏支边,我由衷地感到光荣和自豪。

“文革”初期,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了部分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我父亲被抽调到驻马店地区,已走了半个月了。由于通讯不便,我到西藏去的事无法与他商量。我十分了解、熟悉我的母亲,她决不会同意那时只有15岁的我离家到遥远的西藏去。为了把生米做成熟饭,我来了个先斩后奏,瞒着母亲悄悄地把家中的户口簿取出来,到办事处迁了户口。等到西藏军区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家了,父母才知道我要支边去西藏,他们顿时惊诧万分!他们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从没有让我过早工作的念头,他们的心愿是让我多读书上大学。在驻马店地区帮助农民修理农业机械的父亲,手砸伤了,刚巧回郑州治疗骨折,得知我要赴藏支边,感到意外、担心和焦虑。这会儿,正严肃地与我谈话。

中国大多数家庭都是严父慈母,在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父亲是山东人,禀性刚直,却极疼爱我们兄妹,尽管我们兄妹几个淘气调皮,尤其是两个弟弟常常在外惹事,隔三差五找上门来告状的人快踢破门槛了,但父亲很少呵斥我们。我们兄妹也极少看到他发脾气,他眼镜后边总是一双温和而沉静的眼睛。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五十年代初期他又被党组织选送到当时的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平常他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话是好好读书,将来准备读大学,学好本领,为祖国服务,父亲极热情、开朗,很少沉下脸来与我们兄妹讲话,今天,如此严肃的问话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

他浓浓的眉毛在闪闪的眼镜片后边拧成了一股绳，平时习惯了的亲切眼神，这会儿全变成了担忧焦虑的目光。父亲的话落在我的心上，我感到沉甸甸的，内心就有了许多的不安。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边界，紧靠印度、尼泊尔。”我的脑子里在努力地描绘着西藏。

“那么，你是了解西藏了？”父亲又问我。

“当然了，西藏有辽阔的草原，高高的雪山，还有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我把动员会上听到的西藏的情况全部掏出来，讲给父亲听。

“你们班的同学去几个人？”父亲又问我。

“只有我自己！”我颇有些骄傲地告诉父亲：“这次政治审查要求严格，个人表现要求严格，身体检查要求也严格，我都符合条件。”

“去西藏干什么，你清楚吗？”

“建设边疆嘛！”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要去多长时间？”

“两三年就回来了，我只是想出去看看玩玩，又不是不回来。”我摇着父亲的手撒起娇来。

“真是个傻孩子！三两年不可能回来！”父亲忧心忡忡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与你妈妈商量一下？”父亲有些生气了，他加重了语气，开始责备我了。

“怕妈妈不同意。”我看着旁边的母亲，小声地说。

“你太小了，你读小学比别的孩子就早了一年，你才刚刚 15 岁啊！你怎么就想要到那么远的西藏呢？”母亲声音有些嘶哑了。

“你真是太单纯了，你这么小离开家，平常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啊！你这一走，明白要走多远的路吗？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哽咽的话像刀割一般地穿透了我的心。在这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些问题。父母的话小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此时，我心中有些后悔，当初迁户口时为什么不向母亲说清楚，商量一下，她是我的母亲啊！为什么不相信母亲呢？心中立即惶惶不安，懊悔起来！

父亲手上的香烟早已熄火了，他毫无感觉地深深吸了一口，走过来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傻孩子！”像是批评，又似鼓励！他没有再说什么话，我觉得他欲言又止，心事重重。他摘下眼镜，我分明看到他眼角上的点点泪花。长到 15



岁了,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落泪。这是临行前父母与我的第一次谈话。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当时欲言又止,欲说不能的心情。省直机关一位领导干部因不同意自己的孩子支边去西藏,消息传出,一些人把大字报刷到了他家的大门口,还受到群众的批判。

离别是在11月初。父亲又与我长谈一次,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你要把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好。遇到困难要坚强,遇到问题要善于动脑筋,看问题要注意一分为二。特别是在三个问题上不要犯错误,第一,政治上要坚定地跟党走;第二,经济上要清白;第三,作风上要谨慎。”他一字一句,语重心长。他的话像刀刻在石上那般深沉、有力,牢记在我的心中。

平时看上去粗犷豪放 的父亲,像一个絮叨细心的母亲,不厌其烦告诉我一些日常待人处事的注意事项:工作要热情踏实,待人要诚恳忠厚,遇事多请示领导,多请教老同志,要学会团结同志。要注意爱护身体,住集体宿舍要主动打开水、主动扫地,女孩子晚上到外边上厕所要结伴同行……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浇在一棵幼苗上的水,永远渗进了根里,滋润着我的心。指引着我的行程。

11月2日早上,全家人来为我送行。母亲牵着我的手,弟弟妹妹为我拿着背包、脸盆。车开的那一瞬间,母亲拉着与我一起赴藏的同窗校友邵玉珍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华子今年才15岁,她还小啊,你们要多照顾她啊!”母亲忘记了这是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心疼地竟然当众讲出了我的乳名。平常顽皮得像个男孩子似的我,听着母亲的话语,望着母亲已有些白发的双鬓,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车开了,望着渐渐远去的父母、弟妹的身影,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霎那间,我为过早地离开父母感到不安、惶惑,为自己少小离家给父母带来的痛苦而内疚,从此,真正懂得和理解了父母对我真挚的爱,是那么纯真、质朴,又是那么深沉!

离开了养育了我15年的家,很快溶入了赴藏支边青年这个集体,我和伙伴们一起唱着歌,踏上了西征的旅程。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无论劳动多么艰苦,日子多么难熬,我都能牢记父母的教诲,向前走,不回头。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昆仑路三号

从郑州出发时,郑州赴藏支边青年是 234 人。到达青海省会西宁休整一个星期之后,乘汽车进藏时少了一个人,只剩下 233 个人。为什么会少了一个人?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内地进出西藏只有两条公路,一条是由成都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另一条是从青海省会西宁到达拉萨的青藏公路。虽然成都至西藏的飞机已通航,但来往飞机航次很少,能乘飞机进出西藏的人极少。绝大多数人员及物资都要通过这两条公路线进藏。川藏线道路险峻,泥石流、山体滑坡时常发生,因此,地势平缓海拔高的青藏公路就成了人们进出西藏的主要干道。这两条公路被藏胞称为北京到拉萨的金桥。为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发展,为西藏的各项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

我们乘坐火车穿越了陕西、甘肃,走过陕北高坡,陇中高原,来到了青藏线的第一站——青海省会西宁。60 年代的西宁是一座不大的城市,海拔 2600 米,接近高原。整个西宁市仅有一座百货大楼,一个小小的古城台就是最热闹的地方了。风吹着街道两旁白杨树的落叶,卷起高原上的黄土,走在街上尘土扑面而来,行人稀少。大幅黑体字的标语刷在大街两旁墙体上,又粗又大的黑色字体写着打倒xxx的口号,巨大的感叹号足有一人高,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蒙面的妇女匆匆走过,两只眼睛里流露着惊恐的目光。一些要饭的人蓬头垢面,手上拿了一个污浊的碗,路旁小饭馆里飘出来的是牛羊肉的膻味。初冬飒飒的寒风,满街的沙土,使这座高原古城显得更加萧条,冷清。

在这个高原古城里,却有个著名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设在西宁的兵站,地处西宁市昆仑路三号。大凡进出西藏的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部队师以下的干部战士,以及大批进藏物资都要在这里中转。所以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们称这里为“昆仑路三号”,又称它为“西宁大站”。来到西宁之后,郑州的 200 多名支青全都住进了西宁大站,等待乘汽车进藏。

西宁大站占地面积很大,由数十排平房组成。我们 200 多人住进靠北边的两排宿舍内。带队的同志告诉我们,要在这里休整一下。每天进行高原适应性跑步



训练,一个星期后乘车进藏。

在海拔 2600 米高的西宁跑步,对于初上高原的青年学生来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班倪林秀、陈春云两位南方姑娘跑着跑着,气儿就喘不匀了,张着嘴巴呼吸,脸色煞白,差点倒在地上。从平原来到这里,海拔高度突然增加,绝大部分人适应不了。那时我们不懂什么是高原反应,也没体验过缺氧是什么滋味。围着兵站跑上两三圈之后,所有的人都感到喘不过气来,头疼、胸闷、恶心。有的人已经开始呕吐,老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缺氧,这就是高原反应。带队的同志让我们减慢速度,改成慢跑训练,情况才有所好转。初次领教高原缺氧的滋味,不少人开始担心进藏路上,海拔再增高该怎么办,到了西藏,那么海拔也是很高的,又该怎么办?不少支青思想上有了压力,对西藏产生了恐惧。

西宁大站是个综合性的接待性兵站,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每天中午炊事班要用近三个小时,才能使所有的人吃上饭。我们初到这里,个别男支青与一些长期闲住在这里的人有了接触,那些人听说我们要进藏参加生产劳动,摇头叹息,有意无意地把西藏的艰苦落后,严寒缺氧、地域荒凉、援藏人员经济待遇低等情况,讲给支青们听,他们的话对我们这些充满激情和浪漫情怀的城市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些人思想开始动摇了,对自己赴藏参加生产建设的选择产生了怀疑,这种情绪在支青中迅速蔓延开来。

有一个男支青找到西藏军区生产部带队的同志,要求返回郑州,坚决不去西藏了。受到批评之后,他又闹死闹活地不肯朝前走,非要到火车站买票回郑州不可。他这一闹,一时间整个队伍情绪波动,又有几个支青也借口个人身体不好、家庭困难等问题,要求回家。听了西藏艰苦之类的话,仿佛一盆凉水浇在头上,我们班的几个女支青纷纷议论,那么苦的地方,待遇又低,咱们也要求回郑州吧!我心里没底,十分惶惑,何去何从?忐忑不安。

一星期的休整时间结束,负责送我们进藏的卡车已停在操场上,全体人员整装待发。下午,西宁大站的篮球场上,234名支青呈马蹄形列队,西藏军区生产部来的一位老军人站在中间给我们讲话。

天气很冷,西北风夹着小雪花落在了我们崭新的军装上。那位老同志在风雪中足足讲了 40 分钟。别的话都记不清楚了,只有这么几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xxx 自行脱离革命队伍,不愿意到西藏去建设边疆,这是什么行为?是耻辱!是革命的逃兵!是革命的败类!”他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顿时激起支青们的义愤,支青们怒目而视,纷纷谴责“逃兵!”“败类!”。在一片声讨声中,